

一支体温枪的战“疫”独白

□ 宋玉立 王乾坤

我是一支年轻的体温枪，对准额头或手踝短短两秒钟，便可通过测量人体热辐射测出体温。从生产线运出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和许多小伙伴都躺在仓库的大箱子里，我以为未来要躺在这里日复一日。虽说我不是一把真正的枪，但其实我也有一番壮志，像每个年轻的勇士一样，希望有一天成为一把真正的枪，驰骋战场，英勇杀敌！

那天是2020年1月24日，也就是农历大年三十。按照体温枪的“枪生”计算，我正值青春年少。我本以为那天会和往常一样，在平静和安详的箱子里度过一天，直到周围传来了一阵嘈杂……当时感觉箱子旁来了很多人，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隐约听到了疫情防控、加大监管、终于买到等字眼；隔着薄薄的一层纸箱，我还感受到了坚定和匆忙。

2020年1月26日的早晨是个阴雨天，那会天还没亮，我被分发到一个戴着口罩的年轻人手中。雾蒙蒙的雨中，我看到的她是个很瘦，扎着马尾，穿着黑夹克的女孩，臃肿的红马甲被风鼓起来显得更加臃肿，她的左臂戴个红袖箍，手里捏着半块没啃完的干面包。那天风很大天很冷，一阵风吹来，隔着一层壳我感觉全身零件都在打颤，更怕瘦弱的她一个不留神没拿住，风就得把我显示屏上的数字给吹跑。她应该是读懂我的内心了吧！从那阵风之后，但凡我测完，她就把我塞进那双温暖的袖子，紧握的双手和她的体温充满了安全感。

她身上的工作牌和背后“疫情防控点”的牌子，暴露了她是个政府工作人员；她胸前鲜红的党徽，暴露了她是一名党员。只要有人和车经过，标准又熟练的测量体温、登记、宣传，体温没有异常便迅速放行这一套动作，让我甚至怀疑她家里以前是不是就干这一行的。后面的日子，我陪着这个年轻的

女孩，从日出到日落，从下雪到化雪，每天从未间断地重复着一样的动作。听她和她的同事聊天，知道她不是本地人，大年三十晚上接到通知疫情防控需要人手，今年刚毕业考上选调生的她和家人匆匆告别便来到了村里，白天值岗，晚上统计数据，从没停歇。

随着战疫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慢慢认识了小姑娘的同事，好像也都是选调生。有一个大哥哥特别爱笑，跟谁说话都乐呵呵的，哪怕被测量体温的人很不耐烦，他还是很有耐心地上前劝解；还有一个大姐姐，有一次看到她拍视频，才知道原来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，她跟孩子们说她在打怪兽，打完就回家……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小姑娘突然带着我换了个地方。每天一批又一批的人赶着趟去找小姑娘咨询一些企业复工的信息，我便每天也陪着小姑娘，忙着给好多人量体温，登记信息，直到小姑娘和她的那些同事把最后一批咨询的人送走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不知道小姑娘的名字，只是感觉她和她的同事都是年轻又很奇怪的普通人。明明疫情这么严重，所有人闻之色变，足不出户。可每天一个口罩，一把体温枪就是全部装备的他们却总是冲在最前面，沙哑又重复的宣传语和熟练的测温动作似乎在和疫情宣战。

今天是2020年3月30日了，路边的桃花和杏花开得正盛，我还陪着小姑娘在“疫”线奋战。我和小姑娘的故事应该只是无数战斗在疫线的年轻干部的缩影，但我更喜欢叫他们战士和逆行者，他们身上充满着一种迷人的希望闪着光。

我是一支年轻的体温枪，虽说我不是一把真正的枪，但我和这个小姑娘一起奋战在“疫”线，我感觉自己就是一把真正的枪，驰骋战场，英勇杀敌！

观历史抒情剧《美人心计》有感

□ 邱瑞婧

这次观剧，震撼叩心，淋漓尽致，内心深处对美人如玉剑如虹的激荡之情许久不能平静，难以释怀。向来不喜政治斗争的我不知不觉深深沉浸其中，无法自拔，仿佛我就是剧中人，剧中人即是我一般。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，纵横捭阖，合纵连横，权利与权力，欲望与贪婪，似乎皇室成员之间的争斗，永远是一切权欲至上。在历朝历代皇权争夺中，牺牲最多的是男人，而受伤最深的，大概就是女人吧。或许在外人眼中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位置似乎无限风光与荣耀，不过在我看来，如果是这样整天只知残暴荒淫，对骨肉至亲痛下杀手的状态，那似乎是只属于蠢笨的低等动物的本能，聪明人的选择应该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生活。

当一个人为了他个人所谓的野心，权倾四野，刁滑冷酷；为了眼前的利益，尖酸刻薄，愚蠢而不自知地一刀斩断别人后路，那么他绝对不会想到，此举同时也堵死了未来自己所有可能的出路，机关算尽反送了卿卿性命。董卿曾经在访谈节目《朗读者》中这样说过：“世间一切，都是遇见。就像冷遇见暖，就有了雨；春遇见冬，有了岁月；天遇见地，有了永恒；人遇见人，有了生命。”念及此，顿觉思绪万千，感慨不已。向好友倾诉，朋友却不以为然。谏言之，尔已于不知不觉中深陷矣，何必杞人忧天，替古人担忧？一个电视剧而已，人生苦短，应该尽情享受，你为何辛苦自己，如此较真？我粲然一笑，从容答曰，非也，人生的这段经历于我而言早

已远非一个供我饭后消遣，打发时间的普通电视连续剧那么简单，这是我十年前大学时代的初心，是一种情怀，也是我最初的信仰，就好像一个纯真少女的初恋一样，是我一直以来坚守不变的信念。我们失去的永远不会回来，我们得到的哪里都能得到，好好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珍视你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物，不论沧海桑田，都毫不动摇，注定毕生难忘，不负此番韶华时光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，做人当如此！

人生光阴短短数十载，现在站在原地回首我们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，密密匝匝，这世间路上经历的磕磕碰碰，虽然一波三折，却让我终身难忘，是生生不息转动的命运之轮指引我们走到了一起，能够在这繁杂浮世中遇见你，追随你，陪伴你，一心一意支持你，是我的心生，是治愈我的灵丹妙药。

我相信命运给予我的力量，因而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“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”，我愿毫无怨言追随你的脚步到天涯海角，只要有你在在我心中，我之前十几年的等待，不过是为了遇见那个对的人，别人是这样，我亦如此。虽然我们只是这世间万物中渺小的沧海一粟，就算是下一秒会身心俱殒，我也会视死如归，慷慨赴死，并为此拼命一搏，奋力赌上一把。

万物复苏，欣欣向荣，春回大地，冬天即将过去，春天正在向我们招手，初春的暖阳伴着长庚星的余晖重归昭华。皓月当空，银盘高挂，盈盈满满，当漫漫长夜过去，必定迎来拂晓破云而出的曙光。（本报有删节）

穿越世纪去读懂建筑

□ 刘皓

我那刚上小学的儿子从小就迷乐高建筑搭建，每每问他长大想做什么时，他总是一脸兴奋地告诉我他要当一名“建筑大师”。所以，当我发现《建筑的故事》这本绘本时，简直惊喜万分，还有什么能比这本书更适合启发孩子建筑之路的呢？美学家鲍列夫说：“人们习惯于把建筑称作世界的编年史，当歌曲和传说都已沉寂，已无任何东西能使人们回想去不返的古代民族时，只有建筑还在说话。”

《建筑的故事》给我的另一个惊喜便在于它有一个贯穿了十多个世纪的时间线，用一幅幅精妙绝伦的图画带领我们俯瞰3000年建筑史精华，了解人类磅礴历史的另一面。从稻草屋到摩天大楼，从宫殿到艺术中心。普利策奖获得者帕特里克·狄龙携手英国插画家斯蒂芬·比斯蒂，共同创作的《建筑的故事》带我们进行了横穿世界大洲穿越数十世纪的建筑之旅。为我们讲述了16座传世建筑的前世今生。

2019年，巴黎圣母院在大火中坍塌，无数人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为什么一座建筑的毁坏，会引起人们如此之大的情感波动呢？因为，这幢有着850年历史的世界遗产见证了那片土地上的一个时代。如果你也喜爱历史，你会惊喜地发现作者撷选了帕特农神庙、巴黎圣母院、泰姬陵、紫禁城、包豪斯学校、水晶宫、悉尼歌剧院和蓬皮杜中心等16座传世建筑，用细致微观的剖面图将建筑结构纤毫毕现，并讲述了每座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，解密建筑与人类相互依存的历史。

书中既有气势磅礴的宏观叙事：波谲云诡的大时代背景、建筑流派的螺旋式演化、16座传世建筑的前世今生、文艺复兴、美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对建筑影响，也有微观细节的铺陈。技术的进步：砌砖方式、罗马时代的空调地暖、下水道系统、拱券、混凝土、电梯、网壳结构等，影响建筑流派的关键人物：伊姆霍特普、莫里斯主教、安得烈亚·帕拉第奥等，几次影响巨大的文化变革运动等等，所有这些细节都将带领读者进入熟悉而又陌生的建筑世界。

一盘鱼的爱情

□ 张金梅

我一贯是不大爱吃鱼的，怕腥怕刺，眼镜先生却是天生爱得很，无论什么鱼，都能吃得津津有味。热衷吃鱼，三十多岁的人却不会做鱼，不会杀鱼。每每我做好一盘鱼，看着他大快朵颐的样子，莫名欣喜。有次，我故意刁难他，“你那么爱吃鱼，你自己杀。”他在那里拿着剪刀看着鱼呆了半天，说了声阿弥陀佛跑走了。我便倚在冰箱门前笑话他，终生是个假性佛者。

有了孩子以后，口味变了，爱上吃鱼，却不爱做鱼。婆婆每次做好鱼之后，眼镜先生却是一动不动。待我吃完鱼腹中间的肉，将盘子推到一边，眼镜先生都要问一句“你不再吃一点吗？”见我不动筷子了，他才将剩下的鱼头鱼尾吃掉。这个习惯一直持续了很多年……直到现在。

今日晚餐，叫了份酸菜鱼，眼镜先生外出有事让我们先吃。吃了几块鱼片，我便停了下来，儿子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因为你的脸忌口不能吃？”我回答：“不是，我要是一口气吃完了，你爸爸回来只看到酸菜肯定会失落的，他那么爱吃鱼。”

想起刚结婚那会，每次烧鱼，一条的时候，公公婆婆总是先将鱼头鱼尾吃掉，剩下鱼腹中间的肉留给眼镜先生。两条的时候，公公会将其中一条的鱼头鱼尾夹走，留下鱼腹给婆婆，而另一条留给眼镜先生。钟书先生在围城里曾说过：婚姻是一座围城，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日子循环往复的过，平淡如水，爱情变成亲情，依赖变成习惯。但其实，只要你用心去看，用心去寻，最美的情与爱一定是在围城里，在最平常的生活里。

